

· 詹宏志 ·

——評介陳映真的近作「雲」

尊嚴與資本機器的抗爭



每月短篇小說評介

篇名·雲——華盛頓大樓之二

作者·陳映真

字數·六萬八千字

發表刊物·臺灣文藝革新號第十五期

發表日期·六十九年八月

· 尊嚴與資本機器的抗爭

資本主義就像一部機器，霍霍輪轉，不舍晝夜。

你我都隨著這部社會機器高速運行，大部份人是不自覺的，他們上班下班，加薪陞遷，得意或失意而至於老死；少數人或者察覺這一點，懷疑它的意義，但自覺也是徒然，一個人無力阻止資本機器的運轉，只是被機器輾斷肢體，粉碎身骨罷了。

資本主義社會下的生活，其實是一場尊嚴的鬭爭歷史。資本機器霍霍輪轉，自有一定的機械原理，譬如「利潤動機」；而與此原理相悖的人性與理性，却不免遭到放逐的命運。當尊嚴抬頭的時候，人試圖與資本機器對抗，以辭職、改行來抗議，直到發現整個社會是一水泄不通的組織，無所遁逃，只有接受教訓，懂得放棄尊嚴而止。

復出的陳映真，是在文學上深刻反省臺灣資本主義化之下社會制度與人性衝突的第一人。

陳映真，使他的名字屹立不搖的一個文學上的理由，是他洞澈當代社會的慧眼。太多作家活著，却對他四周一無所知；也有太多作家窮其力描寫周圍的世界，却不知道什麼事情正在進行，什麼現象正在發生

。陳映真不然，他的心思够敏感，眼光够銳利，今日回頭檢視他早期的作品——他稱之為「薄弱的成績」的——六〇年代重要的 Intellectual 話題，盡在其中。

這樣的知識份子的關懷，這樣的小說家的靈視，這樣的討論問題的勇氣，放眼廿年來的臺灣作家，還有幾人？

當他「遠行歸來」，重拾舊筆，六十七年開始，三年之間有了四篇新作，分別是「賀大哥」、「夜行貨車」、「上班族的一日」，以及「雲」，其中三篇跨出了第一步，進入臺灣的都市經濟社會，深刻地批判了帝國資本主義對民族主義的踐踏（夜行貨車），資本主義社會下的人性腐蝕（上班族的一日），以及力氣懸殊的勞資爭抗（雲）等等。無論如何，這一分反省與深思，是作為小說家的陳映真獻給這個渾噩不覺的時代最珍貴的教訓，也是小說家陳映真不隨時俗，以孤單的身影追求更好作品的另一證據。

新作之中，「上班族的一日」與「雲」的地位更為重要，兩篇小說分別標有副題：「華盛頓大樓之一」、「華盛頓大樓之二」。陳映真似乎有意以一棟十二層樓的高大建築為商業社會的縮影，創作一系列環繞著這棟積黃大理石砌成的社會巨輪所發生的故事，

並藉以思考並批判資本主義的本質與實體。這樣的大用心，在兩篇新作中已見端倪，如果繼續寫下去，當是近代小說中的難能鉅構，而見諸前兩篇的成績，這個大手筆是極可能達成的。

發表在八月出版的臺灣文藝的「雲」，是陳映真近一年半來的唯一新作，文長約六萬餘字，也是陳映真歷來作品中規模最大的一次。「雲」，大抵上是個女工爭取設立工會的故事，但作者藉此，呈現了幾個臺灣社會的經濟事實，並深入地批評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本質，以及其與人性尊嚴的衝突。著墨雖然從容雅淡，批判的氣力却泉湧而出，在陳映真的作品裏，或臺灣作家的作品裏，無寧有特殊的位置。本文企圖以該小說涉及的理論闡發其意義，並與作者的另兩篇作品「上班族的一日」，「夜行貨車」的若干觀點相並比較，期能對作品有更深的了解。

· 華盛頓大樓

「雲」在寫作上，採取了一個很繁複的形式，時間的關係是多重的，線索也很蕪蔓。有幾位朋友對我說他們看不下去，而我自己的經驗是：第一遍的閱讀對我是辛苦的，幾乎要進行到三分之二才能釐清所有

的線索（想想看，四萬字的閱讀才進入情況！）；然而第二遍以後，故事的複雜已不構成我的負擔，我得以欣賞乃致於浸淫在那建築結構般的佈局，從容雅雅的文字風格，和深沉精密的思辨裏頭。這才像醇油一般，沁出味道來，而後一遍又一遍，我被這小說裏透露的道德與愛的胸襟打動了。

也許是，作者立意要呈現這一個社會事實，採取繁複的形式可以使他在單一觀點的技巧裏，容下最多元的視野。基本上，「雲」的小說觀點是緊守著男主角張維傑的，他，是一個小知識份子，在這家美國公司裏，因著新總經理艾森斯坦的賞識，擔任了一個中級主管的職務。這樣的角色，看上去，看深看淺，都能够出入自由，做為一個資本主義啓蒙經驗者，他在小說中確實有很大的發揮作用。然而，終究不能深入上級管理者的思想或工人的情思之中，作者因此安排了一部日記（來自於一位愛寫作的害羞女工小文），和一份管理思想著作（來自於他的上級艾森斯坦先生），以繁複的形式交織，得以在這件事情上，用多元視野來審檢它。

不止是「雲」，連同「上班族的一日」與「夜行

「貨車」，故事的發生都在美國的跨國公司。這樣的安排亦另具深意。基本上，作者所欲表達的，是臺灣資本主義化的經驗，因此，第一、要找一個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公司典型，美國跨國公司比中國公司更具有管理上或感覺上的巨大身影；第二、資本主義經驗原本又與帝國主義殖民經驗脫不了干係；第三、在臺灣，沒有單純的資本主義歷程，裏頭含有與民族主義相衝突的實質經驗。職是之故，選擇美國跨國公司在台分公司的經驗，無寧是澈底而精確的衡估，能够具體地代表這種經驗的本身。

「華盛頓大樓」一系列小說，甚且發生在一座市區之內的辦公大樓，更有象徵的意味。這座大樓，在陳映真的筆下：

「他抬頭望去，一棟赭黃大理石板砌成的、壯碩、穩重、踏實的大樓上，鑲著一排厚實而典雅的英文字……」

WASHINGTON BUILDING

他一邊望著雨中的華盛頓大樓，一邊走著。走到華盛頓大樓的正對面，他看見這分成四

棟的十二層建築，像一座巨大的輪船，篤定、雄厚地停泊在他的對面。走廊的柱子，是黑色的大理石砌成的。在細雨澆洗之下，整棟大樓的大理石顯得乾淨而明亮。無數的窗子、整齊、畫一地開向大街。有少數幾扇窗子已經點著日光燈，透過輕薄的紗帳，向大街透露出青色的燈光來。樓下的幾個大門，都用不同花式的鐵柵鎖著。鐵柵上寫著各行號商店的名字，有餐廳、銀行、輪船公司、建築公司，還有一家西服店。……」

那麼巍巍然，兀自矗立的華盛頓大樓，在社會裏，像一艘不畏波浪的巨輪。這樣的辦公大樓，像資本主義一樣，象徵著權勢、力量、地位，人站在它面前，顯得無比渺小，無能與之擯抗。作者對於大樓，極力去描寫它的優點，「像一座大理石的現代雕刻」；然而，大樓裏發生的幾個幻滅的經驗和醜惡的鬭爭，多少也諷刺了資本主資的金玉其外，表面的富饒豐盛彌補不了樓中空虛的心靈。

因為華盛頓大樓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縮影，工商社會的人性舞台，作者藉這個場景，語調柔和却一針見血地指出這種經濟制度的幾個惡性腫瘤，提醒臺灣在

會應該在豐足的假象中深思反省，這，是否就是我們追求的最終世界？

· American Dream

「雲」這篇小說共分成八段，第一段說一位小貿易公司老板接獲一部寄來的日記本，而憶起在火車上與當年在工廠的舊友相逢，提到要寄另一位女工小文的日記給他。第二段插進日記內容的第一部分，談及她在張維傑編輯的公司刊物投稿的經驗，並提到新總經理上任以及想組織真正屬於工人的工會等事。第三段跳回張維傑回憶他的出身，如何進入美國麥迪遜公司並邂逅新總經理艾森斯坦，以及艾森斯坦如何器重，並以自己的管理思想來教育他。第四段插入日記內容的第二部分，提到女工間一些生活上的事情，並提到籌組新工會的情形，以及廠方與舊工會的反擊徵兆。第五段跳回張維傑的回憶，爲了新組工會在公司上階管理層引起巨大的權力鬭爭，舊勢力一致抵抗艾森斯坦的新想法。第六段插入日記的第三部分，提到籌組工會的過程，以及工人對新工會的反應與心聲。第七段跳回張維傑對工會改組投票當日不堪回首的記憶。工廠的舊勢力以近乎威脅與暴力强行制止投票

，張維傑與幾位女工的奮鬥終究失敗，因為總經理艾森斯坦最後爲個人的地位穩固而放棄先前的支持，輕易的粉碎一場夢境，張維傑憤而辭職。第八段寫張維傑如何自力更生，以微薄的資本開了一家維持營業的小貿易公司，忙碌的算了又算的生活，幾乎使他忘記當初，直到小文的日記，再度喚起他原已枯萎了的心！

其中，新總經理艾森斯坦以學術般的嚴格，訓練年輕的主管張維傑，並把自己管理思想的著作「跨國性自由」(Multi-national Freedom) 交與他研讀，這份跨國性自由的描寫在小說中佔有極重要的角色。小說中，也曾以極雄健的筆觸，創造了該著作的理論內容，這是小說家陳映真理論能力的另一面，非常難得。

跨國性自由的理論，簡單地說，是承認百年來美國海外投資對資源國家的杯葛干涉，是黑暗與悲劇；然而如同初期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樣，沒有當日的黑暗與悲劇，現代的、合理化的資本主義就無從想像。而跨國企業的成长初期，不免也有嚴重的弊病，但現在，「跨國企業優秀的經營者，已有充足的想像力、智

能和管理知識，來改變它的形象與角色。」依艾森斯坦的看法，「新時代的國際企業也必需認識到對資源國家和民族的『殘酷搾取』激發無法制壓的反抗」，因此，今日的跨國企業不應再依靠專制的軍事獨裁，以資源國家的貧困、不幸換取企業的利益。而應該以理解資源國家的共同願望（社會公平、民主政治、獨立國家、文化尊重等）做為市場調查和經營目標中的重要部門。艾森斯坦主張，只有讓跨國公司的角色從壓迫者、掠奪者變成朋友、協助者，才能贏得資源國家政治、文化、員工的忠誠、友誼與勤奮的工作，從而獲得企業的成长——跨國企業因而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

這份「跨國性自由論」無疑是動人而雄辯的，這份理想也好似無比的開明。但從理論上細究，畢竟是「事後」的質變，並非跨國企業的本質。明白的講，跨國企業與一般企業一樣，基本上是要取得企業的利潤與成长，任何使之獲致利潤的手段都只是合理的、必要的；因而，在資源國家意識懵懂的時期，依靠軍事獨裁政權無疑是攫取利益最便捷的途徑；當民族覺醒，對民主的渴求、對公平的渴求，使得跨國企業不

能再赤裸裸的剝削，以免激發無法制壓的革命或反抗，終至玉石俱焚。所以，所謂的「跨國性自由」也無非是趨利避險的階段理論，何曾真有人類的尊嚴與良心？

證諸艾森斯坦最後的抉擇——對於企業經營者來說，企業的安全和利益，重於人權上的考慮。——就說明了這一點。他企圖的工會改組，也曾遭到麥迪遜遠東區總裁麥伯里的批評：「你的一切報告，均未顯示我們在臺灣的工廠確因缺乏社會正義而表現出急迫的不安。工會的改革，並沒有獲得意想之中工人方面熱烈的支持。」這也說明了企業體的改革「內力不做工」的本質。

艾森斯坦的新時代的美國式理想（American Dream），在客觀環境的逆勢中，迅速龜縮成一句謊言。因尊敬、崇拜是項理想的張維傑，也嘗到「美國仔之夢」破碎的辛楚。

·搖曳在空中的花

在麥迪遜臺灣分公司新總經理艾森斯坦的心目中，他的「跨國性自由」理念應該立刻有一個具體的實踐；他決定重組工會。因為「品管經理楊和物料課經

理王都是工會的領導人。女工佔全生產部門總人數的五分之四，却沒有一個女工被推選為工會的幹部。」這樣一個橡皮章似的工會，對公司固然方便，但「這種工會的代價，是怨恨、不忠、生產效率低下。」

這個念頭或許帶着若干遲能和善意，却註定要失敗。回顧工會主義（trade unionism）的形成歷史，是多少抗爭才贏得的；為工人爭取利益的工會（或所謂「真正屬於工人的工會」）的發生只有從下而上，斷沒有由上而下的。企業經營者的善心對勞工的利益關懷永遠只到不與自己利益衝突的邊境，其他的層面也是如此。

工人的力量來自於組織，力量的媒介是集體討價（collective bargaining），它的前提必須所有工人對自己的處境有共同的覺醒，對自己的力量有具體的認識，對企業的本質有一致的立場，再加上社會、政治的其他環境因素干擾被克服，才有發生的可能。

當艾森斯坦屬意張維傑改組工會之後，張維傑三天兩頭到中壢的工廠，因而結識女工中何大姐、敏子、趙公子、素菊等人。工人們對重組工會的意思先是猶疑，將信未信，終至熱情高揚，血液沸騰，然而，

却因此驚嚇了蟄伏着的却實際握有權力的中國籍上級主管們。於是傳統式的壓力（帶着威脅、恐嚇般的）在廠裏出現，舊工會的利誘，假藉民意的標語出現，從事工會改組的人受到威脅，在工作上遭受挑剔等等，對改組工會的呼聲做全面的打擊。

因着幾位工人「木訥而正直和並不喧嚷的正義心及勇氣」，這些騷擾並沒有停止他們改組工會的努力。最後，既得利益勢力以小報告擊倒艾森斯坦，並在工廠以近乎「鎮暴」的形式阻止了選舉，工人改組終究還是流產了。

工會流產乃是註定的事，艾森斯坦說得好：「企業，只懂得成長，只懂得擴張，Victor、企業唯一缺少的東西，就是心肝。」一時的善心並不能以既得的利益為代價，這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生存法則。但是，煽起了工人們渴望的心靈又驟然地以冷水澆滅，毋寧是一件多餘的殘忍。也許從另一方面看，這些人經過這場幻滅的洗禮，更懂得珍惜人性中可貴的部分。

「搖曳在空中的花」雖然在小說中指的是那些高舉在空中的藍、白、黃各色工作帽（在選舉流產之時，女工小文要求工人們以其他的方式表達他們內心的

支持，一時空中靜靜舉起幾百隻不同顏色的帽子，彷彿風中搖曳着的怒放的衆花），但它來描寫這場流產的工會改組更是生動而深刻，自始，這場工會就是「無根的」，受了「過早的鼓勵」，而迫不及待要成熟、開放的花，因着它未植於地的根，使「搖曳在空中的花」輕易地就落地，日炙而枯。

· 失落的麥園

資本主義社會對於人的品質具有一種高度的腐蝕作用，在「上班族的一日」裏，陳映真寫道：

「他忽然感到彷彿被整個世界所拋棄的孤單。他這才想到，這一個世界，似乎早已綿密地組織到一個他無從理解的巨大、強力的機械裡，從而隨着它分秒不停地、不假辭色地轉動。一大早，無數的人們騎摩托車、擠公共汽車、走路……趕着到這個大機器裏去找到的一個小小的位置。八小時、十小時以後，又復精疲力竭地回到那個叫做『家』的，像這時他身處其中的、荒唐、陌生而又安靜的地方，只爲了以不同的方式餵飽自己，也爲了把終於有一天也要長成爲像自己同其遑遑然的『上班族』餵飽——養大……」

正因着這個社會如此的「遑遑然」，上班族成爲介乎人與非人之間的族類，許多原本擁有極其高貴的品質的，在成爲上班族的同时，失去了效能。

「雲」裏頭的年輕熱情的行政主任張維傑，最早，他未上大學之前，在荒陬的鄉下教小學，他曾自願接下「看牛班」，爲他們花錢買珠算練習本子：

「不要認爲學校不要你們、社會不要你們、父母不關心你們，」他對那一班學生說：「至少至少，老師要你們……。一畢業，你們就要去面對充滿了各種風浪的社會。所以你們要好好地學。多學一分，多一分保護自己的力量……。」他猛地回過頭，……。偷得一點時間，讓自己滾燙的眼淚流呀流地，洒了一臉。

在師大畢業之後，他曾到一個礦區教國中，發現一位善於繪畫的啞女學生。第二天，他陪着這學生走了一段長長的山路，去看她的畫，並費盡唇舌，說服了她的父母，由他帶女孩到臺北上盲啞學校。

這樣一位「曾經爲了別人的苦樂、別人的輕重而生活」的年輕人，變成「只顧着自己的、生活的奴隸」，他讀了小文的稿子飽受感動之餘，一直念念要寫

一封鼓勵的信給她，終於「忘了」。

這樣一位爲工會改組流產，憤而辭職的高貴的青年，當他開了一家貿易公司，在商場死命地求生存，把一個小小的袖珍計算機敲了又敲，算了又算，終在生活中「淡忘」了那些會與他併肩作戰的朋友或理想。他自以爲很辛苦的工作着的生活，其實只是「讓這個迅速轉動的逐利的世界錘打、撕裂、剝削，而懶於認真尋求自己的生活」的人。

在「上班族的一日」裏頭，那位辭職的表報組主任黃靜雄，大學時代是沒有攝影機的拍片迷，耽讀羅塞里尼的專集、安德烈·巴桑等人的研究論文集等電影書籍，並據以作夢，立志拍一部單車爲題的記錄片。然則，進入臺灣莫理遜公司之後，他過着千篇一律地上班下班的生活，生命最集中的焦點，最具創意的心力，都用在辦公室裏。他從會計員升高級會計員，升信用組主任，升表報組主任，開始熱心想望副經理的位置；他也從擠公車上班到習慣性地坐計程車，到擁有房子，再成爲有了情婦的小主管。而他的記錄片，一攔就是十年，十年後重讀巴桑的「電影論」，他對其中的句子感到驚慌、生疏、甚至於忿怒了。

另一方面，當坦然愛他的風塵女子 Rose 自美國寄信給他的時候，他想回一封充滿友情的信，但拖了一天，拖了兩天，終於完完全全「忘了」。上班族的生活，對於人的品質充滿了高度的腐蝕性，因着工作的投入以及競爭陞遷的吸收，一個關愛別人的人很容易就「忘了」他過去絕不會忘記的該做的事。

·倘若妳今晚有空

對於資本主義社會，陳映真以「華盛頓大樓」的兩篇小說，給予深刻的質疑與批評，然而小說家自己的思想裏，又準備如何回答他提出的問題呢？

在「雲」裏頭，主人翁張維傑在生存的掙扎中淪爲一反射的計算者，生活中充滿了無日無夜的奔波焦慮；當淡忘了的小文的日記寄來，他那原已枯萎了的心似乎又孱弱地呻吟了。他想起兩年來成爲他得力助手的 Lily，任勞任怨幫着他的女性，他不明所以，留給她一個字條：「倘若妳今晚有空……。」

在「夜行貨車」裏頭，向美國上公司的侮辱抗議而離席的 James，他的愛怨交織的女友追上來，在她沉默地望着遠去的車燈，詹奕宏把她的右手拉起來，把一枚景泰藍戒指套了上去。……

在「上班族的「日」」，忿怒辭職的表報組主任 Olive 黃，在餐廳裏驚見女侍渾圓的臉與微噉的、厚實的嘴唇，想起離她遠去的 Rose，他曾經不可自主地想念她，愛慾和妒恨苦苦地煎熬着他，使他不可自抑地打電話到她早已不在的居處，因着陌生女子的聲音而流下眼淚……。

陳映真長於處理這樣的感情，像「雲」裏頭我的朋友稱之為「曖昧的結局」的，在我看來，實有其深意。

即使在資本主義腐蝕着人的品質的時候，即使人們淪為陞遷競爭機器的上班族的時候，仍然懷藏着最後的「保留區」——那，能够「愛」的心。

但解凍之時，枯萎的心溫暖地復甦，它因為女性的情愛而有了生機；像張維傑在寫下了約會的字條時，「對自己溫暖地微笑起來」，而他即將因他的意氣（或尊嚴）失去一個日本的客戶。女性的情愛（其實就是人類愛他人最基礎最本能的部分）充滿了慰藉和勇氣。

也就是說，小說家陳映真似乎是說，只要人還有保有「愛」人的能力，只要他不「忘記」，人就還有

希望——上班族、華盛頓大樓這些夢魘都有可能過去，都有可能獲得修正而改善——從冰冷至於溫暖，從淡漠至於愛。

· 南下的夜行貨車

陳映真，如我前面所說，具有洞澈當代社會的慧眼，他有感受（perceive）的能力，不至於為成見所蔽；他有思辨的能力，不至於成為多感的盲人；他有批判的勇氣，不至於成為言他的鄉愿。他的小說，儘管量的微小，仍然是這個時代最重要的文學作品。

然而，陳映真的作品並非全無缺失。在比較三篇以商業社會為背景的新作時，我可以感覺到一個小小的問題——陳映真，偶而會由於過份地對人性樂觀，而顯出另種矯情。——「夜行貨車」裏，一位在外國公司工作近及一年的年輕人，因着美國上司一句髒話「f---king Chinese」，而感到腦袋空盪，他的手不由自己地微微顫抖，終至於抗議。在「雲」裏頭，張維傑因着艾森斯坦說的「企業的安全與利益，重於人權上的考慮」，像一口難以咀嚼下嚥的菜，突然覺得疲倦眩暈，終於衝進洗手間，翻胃吐了一地。洗手間回來，他寫下辭呈，理由是「very sick」。

就再以「雲」的工會投票日的情形，當魷魚扯開自己的衣服，裸露着上身，陳映真寫道：「人、陽光、和空氣，在那一瞬之間，彷彿都凝凍起來。……草坪前的人牆，彷彿自動似地開了一個缺口。」或者，當小文站在投票櫃，哀求其他工人表示內心支持時，陳映真寫道：「草坪上的女孩，都脫下帽子，高高地、安靜地舉在空中，低着頭、吞嚥自己的哽咽。……幾百個工人都停住腳步。忽然間，在圓環這邊，有兩個男工摘去自己的帽子，高高地舉起來了。……忽然間，幾百隻藍色、白色、黃色，分別標幟着不同勞動部門的帽子，紛紛地、靜靜地舉起，在廠房、在宿舍二樓、在裝配部樓頂……紛紛地舉起，並且，在不知不覺間，輕輕搖動着，彷彿急雨之後，……突然怒開了起來的瑰麗的花朵，在風中搖曳。」

在我而言，事情如何可能這般如意？人性（尤其

中國人）受屈辱彎曲的程度還可以逼得更低，對人性高貴充滿這般信仰式的樂觀，毋寧是稍過浪漫的。

此外，對於腐蝕着我們的資本主義機器，我們憑什麼（以一單薄的力氣）與之對抗呢？在「夜行貨車」裏，詹奕宏，想起「那一列通過平交道的貨車。黑色的、強大的、長長的夜行貨車。轟隆轟隆地開向南方的他的故鄉的貨車。」是的，對詹奕宏一人，他何以「回家」；但是問題沒有解決，鄉下可能還沒有被資本主義完全掌握，但華盛頓大樓仍然在市區那般地巍巍然，訕笑般地屹立不動。我所見到的vision是：華盛頓大樓龐偉身軀的暗影不斷地伸長，追逐着黑色的夜行貨車，終至吞沒了一切——陳映真，難道以為「離去」就避開了問題嗎？

如果不是，他的那一篇作品是什麼？